

世界现代恐怖小说之王斯蒂芬·金三部曲

斯蒂芬·金 / 著

刘莉莉 / 译

STEPHEN KING

撒冷镇

Salem's Lot

大众文艺出版社

撒 冷 镇

〔美〕斯蒂芬·金 著
刘莉莉 译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撒冷镇/(美)金(King,S.)著;刘莉莉译.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9

书名原文:Salem's Lot

ISBN 7-80094-613-4

I. 撒…

II. ①金… ②刘…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3541 号

Salem's Lot

Copyright ©1991 by Stephen King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1998

by Da-Zhong-Wen-Yi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ubleday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5 字数 389 千字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 价:23.00 元

01167/04

作者的话

没有人是独自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的，我请求占用你们的一点儿时间，向曾帮助过我写这本书的人致谢：汉普登学院的 G·埃沃瑞特·麦卡晨，感谢他为此书提的有效建议和鼓励；缅因州旧城佩诺布斯科特镇验尸官——有着出色的特殊技艺、同时又是普通医师的约翰·皮尔森博士；缅因州班戈圣约翰天主教堂的罗纳德·豪力神父；当然还有我的妻子，她的批评像往常一样严厉、坚决。

虽然在撒冷镇周围的镇子是真的存在的，但撒冷镇完全是作者想象出来的，与居住在那里的和居住在现实世界中的人物若有雷同，纯为巧合，绝非故意之为。

——斯·金

前 言

老朋友，你在寻找什么？
在那么多年海外漂泊后你来了，
带着你想完成的愿望；
——在异国的天空下，
在高你的故国遥远的地方。

—— 乔治·塞非里斯

目 录

序	(1)
第一部分	
马斯顿屋	(11)
第二部分	
冰激淋国王	(195)
第三部分	
废弃的村镇	(351)
尾声	(477)

序

1

几乎人人都以为这个男人和这个孩子是父子俩。

他们驾着老式雪铁龙汽车，专拣一些公路支线，有一搭没一搭地大致沿着西南方向横穿过大陆。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他们歇过三次：第一次是在罗得岛，在那儿，这个高个儿黑发男子在一家纺织厂做工；接着是在俄亥俄州的扬斯敦，又在拖拉机装配线上工作了三个月；最后一次是在临近墨西哥边界的一个加里福尼亚小镇，在那儿，他做一些加油和修理外国小汽车的工作，并取得些许成就，令他意外并满意。

无论他们在何处停留，他都要买一份波特兰《先驱报》，阅读有关一个缅因州南部小镇耶路撒冷和那附近地区的消息。报上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这种消息。

在他们到达罗得岛中央瀑布之前，他在汽车旅馆里写下一部小说的提纲并邮给了他的代理商。在很久以前，他曾是个相当成功的小说家，那时黑暗还没有笼罩他的生活。代理商把小说提纲送给他的最后一位出版商，后者礼貌地表示出兴趣，但却无意支付预付款。当他撕碎代理商的来信时对男孩说，“请”和“谢谢你”是免费的。说这话时他并没带太多苦涩，而且不管怎样他还是开始着手写这本书。

那男孩说话不多。脸上永远带着一种冷淡的表情，他的眼神似乎很黯淡——但实际却总在审视某些阴冷的内心世界。在沿途的

撒冷镇

小吃店和加油站停留时他彬彬有礼，但是除此以外再也没什么了。似乎他并不想让这个高个子男人离开他的视野，甚至当这男人离开他去洗澡时他看上去都有一些不安。尽管高个子男人一次又一次试图挑起话题，他还是拒绝谈论耶路撒冷镇，也不看男人有时故意搁在他身边的波特兰地区的报纸。

写书的时候他们住在远离高速公路的海滨小屋里。他们俩都在太平洋里游了不少泳。与大西洋相比，太平洋暖和些，也和善些。那些日子没留下什么记忆。男孩的皮肤渐渐被晒成深褐色了。

虽然他们的收入足以维持相当不坏的一日三餐和一小块栖身之处，但男人还是开始感到绝望，他怀疑他们的未来。他自己对男孩进行家教，在教育方法上也没什么差错（如同他自己一样，男孩很聪明，没费什么气力就掌握了课本），但是他并不认为把撒冷镇从记忆中抹去对男孩会有什么好处。有时夜里他在梦中尖叫，把毯子掀到地板上。

从纽约来了一封信。高个子男人的代理商说：“兰登出版社将预付 1.2 万美金，售书会也差不多确定下来了。这样行吗？”

行。

男人辞去加油站的工作，他和男孩穿过了边境。

2

罗赛普特斯的含义是“鞋子”（这是个使男人总是感到暗自喜悦的名字），它是个位于大洋不远处的小山村。那里游客相当少。既没有发达的交通，又欣赏不到海景（你得再向西走五英里才行），那里更没有引人入胜的历史古迹。而且当地的小旅店蟑螂成灾，唯一的娼妓是个 50 岁的老太婆。

当美国已在身后时，一种几近怪异的宁静降临到他们的生活里。鲜有飞机从头上飞过，没有高速公路，广达 100 英里的土地上

没人有机械割草机(或者没人想买一台)。他们只有一架收音机,但它除了制造噪音之外别无他用;新闻全是用男孩刚开始学习的西班牙文播出的,而这种语言对男人来说简直是……而且以后也一直是……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所有的音乐仿佛都由歌剧组成。夜里,他们偶尔能收到蒙特雷一家流行音乐台的节目,那电台充斥着伍尔夫曼·杰克的狂躁重音,就是这样,信号还会时断时续。在听力所及的范围内能听到的唯一机器声是当地一位农夫的模样古怪的老式的旋耕机。赶上顺风的时候,它那微弱而不规则的发动机的噪声像躁动不安的幽灵一样传到他们的耳朵里。他们还用手从泉水中汲水喝。

他们一个月有一两次(并不总是两个人一起)参加镇里小教堂的弥撒。他们俩谁也不懂弥撒的仪式,但仪式进行的方式都一样。男人有时发现自己在令人窒息的热度里,听着这些持续不断的、相似的节律和噪音而昏昏欲睡。一个星期天,男孩走进一座弯拱长廊,男人正在那里着手创作一部新的小说。男孩犹犹豫豫地告诉他,说他已经和牧师谈过进教堂的事情了。男人点了点头,问男孩他的西班牙文是不是好得可以领会人家的指示了?男孩说那不成问题。

男人每周都要跋涉 40 英里去买缅因波特兰报,报纸总是至少晚了一个星期,有时还被狗尿弄得发黄。在男孩诉说了心愿后的两个星期,男人发现了一份关于撒冷镇和一个名为妈姆森镇的特别报导。在文中提及了一个盯梢者的名字。

他把报纸丢在一边,并没特别指望男孩会拾起来看。这篇文章有很多理由令他不安。看来撒冷镇的事还没有完结。

一天过后,男孩手拿报纸来找他,报纸是折着的,露出一行标题:“缅因的鬼城?”

“我很害怕。”他说。

“我也是。”高个儿男人回答道。

缅因的鬼城？

《先驱报》特写编辑约翰·路易斯撰文

撒冷镇——耶路撒冷镇是位于卡本兰以东，波特兰以北 20 英里的一个小镇。在美国历史中它并不是第一个“刚刚干瘪下来就被吹得无影无踪”的小镇，或许也不是最后一个，但它却是最奇特的镇子之一。在美国西南部鬼城是很常见的，在丰富的金银矿脉周围几乎一夜之间就兴建起各种社区，矿脉干涸后它们又几乎以同样的速度迅速消失，只留下空无一人的店铺、旅馆和沙龙，在沙漠一般的沉寂中完全腐朽，消亡。

在新英格兰能与耶路撒冷镇或当地人称作撒冷镇的神奇空旷相媲美的大概就是佛蒙特州的一个名叫妈姆森的小镇了。在 1923 年夏季，妈姆森似乎是刚一涸竭就消失了，它的所有 312 位居民也都随之而去。民房和几家小企业的厂房还在镇子中心，但自从 52 年前的那个夏天以来就一直没人住过。有些房子里的家具被搬走了，但绝大多数房子里的家具还在，仿佛是正常的生活突然中断，一阵大风把所有的人都吹跑了。一所房子里刚刚摆好晚饭桌，桌子正中摆着的长长的花束已经枯萎。另一间房中楼上卧室的床单已经被整整齐齐地揭开，仿佛主人正准备睡觉。人们发现在当地商店的柜台上放着一匹已经腐烂的棉布，收银机里还有 1.22 美金。调查人员在现金抽屉里发现大约 50 美金，没有被动过的痕迹。

当地人喜欢用故事来取悦游客，他们暗示小镇在闹鬼——他们说这就是为什么那儿从来都没人居住的原因。更可信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妈姆森位于该州被人遗忘的角落，远离一切主要道路。那

里与其它百余个镇子没什么不同……自然，除了它那玛丽·塞里斯蒂式神秘的突降的空寂之外。

这些同耶路撒冷镇有很多相似之处。

1970年人口普查时撒冷镇有1319位居民——与上一次人口普查相比10年内增加了67人。它是一个懒散舒适的镇子，从前的住户随意地称之为“撒冷镇”，那里几乎没发生过什么大事。定期聚集在公园和克罗森农具店火炉旁的老人们所谈论的唯一话题就是1951年的大火，一根被粗心大意丢掉的火柴引发了本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森林火灾。

如果一个人想在小镇延长退休期，而且在那里人人都记挂自己的生意，任何时间里成为女子救援烤餐会的成员就能成为新闻的话，撒冷镇倒是个不错的选择。从统计数字上看，1970年的人口普查无论是对农村社会学家还是对任何一个缅因镇的老住户来说都提供了一种相似的模式：一群老人，相当多的穷人，还有一群手握毕业证书，离开家乡一去不回头的年轻人。

但是一年多以前，耶路撒冷镇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情——人们开始失踪。自然，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消失掉。撒冷镇的前任警察帕金斯·基勒斯派现在和他的姐姐住在基特律。查尔斯·詹姆士——药店对面加油站的老板，现在卡本兰附近经营一家修理铺。宝林·狄更斯搬到了洛杉矶，霍达·克里斯和圣马修特使团在波特兰工作。“未失踪者”的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

这些被找到的人的最出奇之处在于他们全都不愿——或不能——谈论有关耶路撒冷镇和那里曾发生的事情，如果真有一些事情的话。帕金斯·基勒斯派只是望着记者，点燃一只烟，说“我就是决定离开”。查尔斯·詹姆士宣称他被迫离开是因为他的事业随着镇子终结了。宝林·狄更斯在味佳咖啡店做过多年侍者，从未答复过记者询问的信件。克里斯小姐干脆就拒绝谈论撒冷镇的事情。

我们可以通过猜想和一点调查来解释一些人的失踪。劳伦

撒冷镇

斯·克劳克特，一位和妻女一道消失的当地房地产商，留下许多令人怀疑的商业投机生意和一些地产协议，其中包括波特兰土地投机中的一块地，现在那块地上正在兴建波特兰商场及购物中心。在失踪的人中还有罗西·麦克唐高一家。年初时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男婴，再没有什么可以把他们留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可能在任何地方。另外一些人也大致如此。州警察长彼得·麦克非说道：“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来自耶路撒冷镇的人——但那并不是缅因唯一一座居民失踪的镇子。比方说，罗西·麦克唐高在一家银行和两家金融公司还留有欠款……依我之见，他只是个下决心溜走的负债者。今年或明年的什么时候，他就会使用钱包里的信用卡，那么追索欠款的人就会牢牢地抓住他。在美国失踪个把人就跟吃个樱桃馅饼一样平常。我们生活在一个汽车社会里。人们隔两三年就收拾东西搬一次家。有时他们忘记留下新的住址。特别是懒汉们。”

警长麦克非的话是精明实用的，但在耶路撒冷镇还是有一些没有答案的疑问。亨利·派瑞和他的妻儿失踪了，派瑞先生是谨慎保险公司的执行主管，我们很难把他叫作懒汉。当地殡仪工、图书管理员、美容师的名字也都在无法寄达的信件栏中。名单之长令人不安。

在附近的几座镇子里已经谣言四起。这在小说开头已经讲过。撒冷镇以闹鬼闻名。有人声称看到彩色光芒在把镇子一分为二的缅因中心电网电线上方盘旋，如果你假定当地居民是被 UFO 掠走的话，也没人会嘲笑你。还有一些有关年轻人进行“黑色巫婆聚会”的传言，传说这些年轻人在镇子里举行“黑弥撒”^①，因与圣地最贞洁的城市同名而招致上帝的愤怒。还有一些传闻少了些神话色彩，说那些大约三年前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失踪”的年轻人后来在恐怖的大坟堆里被发现。

① 译者按：魔鬼的信徒仿照基督教礼拜仪式举行的一种仪式。

对撒冷镇进行一次实地探访就会发现这些传言并不那么疯狂。没有一家公司营业。最后一家公司是斯潘塞杂货店和药房，它们在1月份关了门。克罗森农具店、杂货店、巴龙暨斯崔克家具店、味佳咖啡馆，甚至连市政大楼都关上了门板。新建的语法学校空无一人，建于1967年的三镇联合高中也是如此。学校的桌椅板凳和书籍都被移开，以方便校区内的其它几个镇子即将进行的卡本兰全民投票，但是看来新学年开始时不会有撒冷镇的孩子来上学。那儿根本就没有孩子；只有被丢弃的商店，荒废的房舍，长满杂草的草坪，废弃的街道和古旧的马道。

州警察署能够找到或至少听说过的其他一些人还包括约翰·戈罗金斯，他是耶路撒冷镇美以美教堂的牧师；圣安德烈教堂的唐纳德·卡拉汉神父；玛波·沃茨，一位当地的寡妇，曾是撒冷镇教堂和社区的重要人物；莱斯特和哈瑞特·德海姆，他们是在盖茨制造纺织厂工作过的一对夫妇；爱娃·米勒，曾经营当地一家膳食旅馆……

4

在报纸上刊出文章的两个个月后，男孩被吸收进教堂。他第一次做了忏悔——忏悔了所有的事情。

5

乡村牧师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脸皱皱巴巴的，好像一张皱纹织就的网。在他那被日光毁坏了的脸上，一双眼睛带着对生活的惊奇和渴望向前凝视着。那是双蓝色的，典型爱尔兰人的眼睛。当高个子男人到达他的房子时，他正坐在门廊上喝茶。一个身着城里衣装的男人站在他的身旁。这个男人留着中分头，打着发蜡，这让

高个子男人联想到 19 世纪 90 年代的肖像画。

这个男人拘谨地说：“我是詹索斯·德拉瑞·曼那斯。格瑞肯神父叫我来做翻译，因为他不会英语。格瑞肯神父为我们家做了许多事情，这里我不便提及。关于他希望讨论的事情，我的嘴巴也同样会闭得牢牢的。你觉得满意吗？”

“是的。”他握了握曼那斯的手，然后又握了握格瑞肯的。格瑞肯用西班牙语说着什么，并且对他报以微笑。他的颚上仅剩有五颗牙齿，但他的笑容既快活又欢喜。

“他问你是否来一杯茶？是绿茶。很凉。”

“那真是太好了。”

当愉快的气氛在他们之间形成后，神父说道：“那个男孩不是你的儿子？”

“不是。”

“他进行了一次奇特的忏悔。事实上，我做神父这么多年从未听过这样奇特的忏悔。”

“这并不令我惊奇。”

“他哭了，”神父说着，啜了口茶。“那是一种深切的、可怕的哭泣。是源于他内心深处的哭泣。我需要提出这场忏悔在我心中引起的疑问吗？”

“不，”高个子男人平静地说。“不必了。他说的是事实。”

甚至在曼那斯没翻译之前，格瑞肯就点了点头。他的脸变得苍白，身子向前倾着，两只手紧抱在膝间，说了很长一段话。曼那斯专注地听着，面部很谨慎，毫无表情。当神父结束时，曼那斯说：

“他说，世上有一些奇特的事情。40 年前一位农夫从艾格兰宁尼给他带了一只蜥蜴，叫起来像女人一样。他还见过身带圣痕^①的人，那是我们的主受难时的痕迹，这个人在耶稣受难日会手足流

^① 译者按：耶稣受难时的钉痕。

血。他说这是件可怕的事，是件邪恶的事。是一件对你和那孩子，特别是对那孩子都很严峻的事，这件事正在吞噬那孩子。他说……”

格瑞肯又开口了，简洁明了。

“他问你是否明白你在那个新耶路撒冷的所作所为。”

“耶路撒冷镇，”高个子男人说道。“是的。我明白。”

格瑞肯又开口了。

“他问你打算怎么办。”

高个子男人非常缓慢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格瑞肯又开始说：

“他说他会为你祈祷。”

6

一个星期后他从噩梦中惊醒，浑身是汗，呼唤着男孩的名字。

“我要回去了。”他说。

男孩那晒得黝黑的脸变得苍白。

“你能和我一起回去吗？”男人问道。

“你爱我吗？”

“是的。上帝啊，是的。”

男孩开始哭泣，高个子男人抱着他。

7

他仍然无法入睡。黑暗中潜藏着许多脸孔，旋转着扑向他，就像雪地里潜藏的脸孔一样，当风吹向抵着屋顶的高挂的树枝时，他跳了起来。

耶路撒冷镇。

撒冷镇

他闭上眼睛，把胳膊压在脸上，它又来了。他几乎能看到那玻璃镇纸，一摇就会下小雪花的那种。

撒冷镇……

第一部分

马斯顿屋

没有任何活物可以在绝对现实的条件下神智清楚地长久生存；一些人认为，甚至连云雀和蚂蚱也有做白日梦的时候。山屋很不明智地依山而建，承受着山的阴影；它已经在那儿呆了80年了，而且看来还能再呆80年。房子里面，墙壁仍然笔直笔直的，砖与砖之间契合得很好，地板坚固无损，可以看到，门也关得好好的；山屋的一石一瓦都透着寂静，不论是谁在那儿走过，都是孤零零一个。

——舍丽·杰克逊
《难忘山屋》